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唐紀七十三

起疆圉協洽四月盡著
雍滋灘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啟三年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帥其
眾逃入海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
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
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用
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
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
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

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爲無是事神劍名
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籍籍亦以爲
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
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
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之
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給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
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問
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劍不寤曰無
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
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

施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
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
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
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神劍驚曰無
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
惡天地所不容况近者重賂權貴得領南節度復不
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
此妖物邪要高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
遽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
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

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劔為都指揮使神劔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王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調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晁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

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為備運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誼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么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

通鑑卷三百五十七
三
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
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懷而退師鐸退屯山光
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
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
迎彥為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
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
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
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以我手札諭
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必不
利於已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委曲及用

之誓狀并酒殺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間
得以具陳用之姦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緒
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
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
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又
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
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
入此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余吾
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
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

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
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
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
遣大將石鏐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并駢委曲至楊
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
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
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
兵三千至揚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
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
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毀其城以內其衆用

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
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
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
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
下交拜如賓王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
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
及本徐州健將八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門尚
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場門出
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
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

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
雄至東塘及往歸之內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
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
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
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或說師鐸
曰僕射鄉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坐
自龍鬚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爲一方去害今用之旣
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
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
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秦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

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
悛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
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
可見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
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
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
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就使它日
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
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
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

百人爲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
奏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已巳師鐸於府廳視
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
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
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不貢奉貨財
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
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
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
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
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歟也其

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著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
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
剗目截舌然後斬之 蔡將盧瑋屯于萬勝夾汴水

而軍以絕汴州運路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於
是蔡兵皆徙就張晁屯於赤岡全忠復就擊之殺二
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
兵休士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
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沂江屯於東塘遣
其將趙暉入據上元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

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
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
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
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
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
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
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丙子朱全忠
出擊張晁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
張神劔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
神劔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

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行密衆至
萬七千人張神劔運高郵糧以給之 朱全忠求救
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辛巳全
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斬首二萬
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全忠深德
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
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
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以扈
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
鄭州事 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

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錕為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人侍上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遂作亂夜攻府舍重榮逃於別墅明日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虢節度使王重盈為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虢留後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 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 壬戌亳州將謝殷遂其刺史宋袞

孫儒既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與之收
合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
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爲澤州刺史將騎助之表罕之
爲河陽節度使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
遺民聚爲二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
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
一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
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
旗一牒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牒
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八者死餘但管杖而已無

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
禦寇次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
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
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
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
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犂耨麥善收者或親至
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
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
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
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

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暉于陽羨 秋七月癸未淮
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行密 八月壬
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薩知壽以城降斬李昌符
滅其族 朱全忠引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謝殷
斬之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克鳳翔節度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
朱瑄兄弟有功於已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
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
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

兵戰於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
兗鄆始有隙 秦彥以張雄兵彊異得其用以僕射
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
人競以珠玉金緡詣雄軍買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
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
行密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
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
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
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
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濤

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麩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
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
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麩米伏
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
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
出師矣 九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張濟爲兵部侍
郎同平章事 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
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
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
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楊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

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
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
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罕
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擒斬之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劔
高霸寨破之神劔奔高郵霸奔海陵 丁未朱珍拔
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瑄使裕詐遺珍書
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
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以其屬郭
詞爲刺史 甲寅立皇子陞爲益王 杜稜等拔常

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蔡鞬具部
將禮郊迎之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
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
根本實皆盡以堇泥爲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
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
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嘖感而已外圍益急彥
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
城久不下欲引還已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
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
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鬪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

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

王是復咨於

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

自開化門出

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
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
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
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
行密自稱淮南留後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
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副張佶劉建鋒
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
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

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衡
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
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
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
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
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頔之上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
至數萬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 初宣武都
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
當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
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
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唐賓代摠其衆館
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朱珍未易輕取恐其猜懼生
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
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棄軍單騎
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因引兵歸全
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
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
以咨之 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劔帥麾下二百人
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
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

通鑑卷三百五十二
四百十
明日殺神劍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晔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晔約爲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 巳亥秦宗權陷鄭州 朝廷以淮南乂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恐其合兵圖已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

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當往省之因見陳太師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與從子宗鑑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郅宗弼許人魏弘夫宗侃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此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進

退無歸矣田公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為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已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惟出走明日獲而殺之

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銖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頎鞠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剝裂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背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

指揮使蔡傳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 趙
暉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暉
遂自驕大治南朝臺城而居之服用奢僭張雄在東
塘暉不與通問 趙沂江而上暉以兵塞其中流雄怒
戊午攻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爲其下所殺餘衆
降雄悉阮之 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
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
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
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
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悵望全忠以書假道於

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
還徐汴始構怨 十二月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

道留後趙德誣陷荆南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
守城而去遺民纔數百家 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

上蔡賊帥馮敬章陷蘄州 乙未周寶卒於杭州

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
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
彥等之歸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儒
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并死乃誣告彥等潛

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 張守一與呂用
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舟又欲干軍府之政
行密怒而殺之 蔡將石蟠將萬餘人寇陳毫朱全
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爲
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
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
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
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丙寅
錢鏐斬薛朗剖其心以祭周寶以阮結爲潤州制置

使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乙亥
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
以韋昭度兼中書令 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恣不
法發六州民築羅城方八十里人苦其役其子從訓
尤凶險旣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餘
人爲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從訓懼易
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爲相州刺史從訓遣入
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
位居龍興寺爲僧衆推都將趙文珣知留後事從訓
引兵二萬至城下文珣不出戰衆復殺之推牙將貴

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先是人有言見白須翁言弘信當爲地主者文珩既死衆羣聚呼曰誰欲爲節度使者弘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我矣衆環視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從訓收餘衆保內黃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牙兵既還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屢求救帛全義皆與之而

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柰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 巳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

通鑑卷二百五十七
九
四百十
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
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
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遺
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位體貌
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
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
忻忻焉 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
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
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
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進至內黃敗魏

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

李克用以其將康

君立爲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全俊
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
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爲質 王建

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

其患 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

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
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
從之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

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

逆戰於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
 欲斷太行路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于會為河
 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為河南尹會壽春人存節博昌
 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已出是盡心附之全忠每出戰
 全義主給其糧仗無乏李罕之為澤州刺史領河陽
 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身還澤州專以寇鈔
 為事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
 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河中絳州之間有摩
 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罕之攻拔之時
 人謂之李摩雲 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

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
 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
 弘信權知魏博留後 歸州刺史郭禹擊荆南逐王
 建肇建肇奔黔州詔以禹為荆南留後荆南兵荒之
 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為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
 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
 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
 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秦宗權別將常厚據
 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為
 荆南節度使建肇為武泰節度使禹奏復姓名為成

汭 加李克用兼侍中 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 趙德諲既失荆南且度秦宗權必敗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以德諲為節度使克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 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克北關門宗權退守中州全忠分諸將為二十八寨以環之 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建以成都尚疆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為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為根本建曰吾在軍中又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眾心易離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為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初黃巢之亂上為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卧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王曰足瀟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扶王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

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薪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懃等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皆師衆附於建給其資糧建軍復振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 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却之 升鳳州為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防禦使滿存為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 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朗城 楊行密長孫儒之

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鏗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鏗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為趙鏗所敗鏗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昌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昌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鏗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
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
官 錢鏐遣其從弟鉅將兵攻徐約于蘇州 冬十
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
斬獲萬計 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
州李克修邀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 辛卯葬惠
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廟號僖宗 陳敬瑄田令孜
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 十一月時溥自
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
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 丙申秦宗權別將

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 十二月

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降於全忠全忠表叢
為蔡州留後 初威義節度使楊晟旣失興鳳走據

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已之故將
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王建攻彭州陳敬瑄眉
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 丁亥以

韋昭度為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
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割印蜀黎雅置
永平軍以王建為節度使治邛州克行營諸軍都指
揮使 戊子削陳敬瑄官爵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

守厚陷夔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唐紀七十四

起屠維作噩盡重光
大淵獻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 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 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 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二交行章屯濠陽與建相持 二月朱全忠送秦

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京兆尹孫揆監刑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遂之族孫也 三月加朱全忠兼

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諱中書令加蔡州節度使趙犖同平章事克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治所會犖有疾悉以軍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詔以昶代為忠武節度使未幾犖薨 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下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 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

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洛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漑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弟攝洛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為留後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間道入邢州共守 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錕錕將奔廣陵田頽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

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困為粥以食餓者溫胸山人也鎧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為裨將鎧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鎧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為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鎧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耶何為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

葺馬廐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為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為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為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為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兩引兵還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

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為留後隸州刺史張瞻不從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克平盧節度使瞻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以給事中杜儒休為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為制置指揮使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十一月上改名曄上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袞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事有從雖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劔珮侍祠已而祀圓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

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濟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

通鑑卷三百五十八
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
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
使俄加同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
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
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
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
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
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田頽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
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
萬戍常州 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趨淮南

擊孫儒 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騎將
宋行能於廣都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
行章請降於建 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渡江壬午
逐田頽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
成及取潤州 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
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
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令孜求其方不與恨
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
光武弘孝皇帝改元 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

通鑑卷三百五十五
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克用以安金俊爲邢洛
團練使 壬寅王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
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
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
殆可以庇民乎遂帥所部出降建養以爲子更其姓
名曰王宗儒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爲邛南
招安使引兵還成都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
於犀浦郫導江等縣發城中民戶一丁晝則穿重壕
採竹木運磚石夜則登城擊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
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閭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
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負虔嵩降於建建以有遷知
州事 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揚行
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
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乙丑
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
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
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
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頔敗劉建鋒於武進
敬言仁義頔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李克
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

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
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
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
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 李克用巡潞
州以供其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答之克
脩慙憤成疾三月薨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爲
昭義留後 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朱
全忠帥諸軍討之溥出兵掠碭山全忠遣牙內都指
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友裕全忠

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
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以徐公
鉉代爲蜀州刺史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
丙子夔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
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北
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
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溥復恭及復恭再
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
功名爲已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

中也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
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
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
外制於疆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
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京
師至十萬人及金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
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
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乃曰先帝再
幸山南沙陀所爲也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

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
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夫今不取後悔無及孔緯
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
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
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
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賈之
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協僂俛從之曰茲
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
籍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

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王鎔為東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濟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為英武之舉橫挑疆寇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李克恭驕恣不曉軍事路人素樂李克修之簡儉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候群從皆補在職居受等咸怨且懼昭

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霸劫其眾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眾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為霸所傷歸于潞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眾推居受為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為留後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

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
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上御安喜樓餞之濬屏
左右言於上曰俟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
揚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復恭屬
濬酒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
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
李罕之官爵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克招討副
使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眾救成都己未王建
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
史張承簡舉城降建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

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為仇敵

光啓末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孜自
稱留後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張濬
用兵為之請乃以彥威為義昌節度使張濬會宣

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更命義

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全
忠以方有事徐揚徵兵遣戍殊為遼濶乃辭宣義請
以胡真為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
如巡屬及胡真入為統軍竟以全忠為兩鎮節度使
罷淮南不領焉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朱全忠遣

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
又遣別將李謹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
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爲從周應援
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
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分兵二千使揆將
之趣潞州八月乙丑揆發晉州李存孝聞之以三百
人伏於長子西谷中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
行存孝追之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
餘人追擊餘衆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
紆以素練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爲潞帥

命韓天使賜旌節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
遂紆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旣而使人誘之欲以爲
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
事鎮使耶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
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
不絕聲 丙寅孫儒攻潤州 蘇州刺史杜儒休到
官錢鏐密使沈粲害之會揚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
歸杭州鏐欲歸罪於粲而殺之粲奔孫儒 王建退
屯漢州 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
桎梏箠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賊虛占急徵咸

不聊生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于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月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鬪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胤敗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

申全忠庭責諸將撓敗之罪斬李讜李重胤而還李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李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平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爲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及鐸之婿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

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慙而止 楊行密以其將張
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
殺行周遂圍蘇州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
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
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
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七
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
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僚經營蜀雅冬十月癸
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鉢舉威
降建 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

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
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加邠寧節
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
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
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
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
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
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
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

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存孝引兵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自含口遁去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附表訟寃言臣父子三伐受恩四朝破龐勛剪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及旣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况臣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旣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闕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柵以濟河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

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
邠鳳翔鄆夏之兵會之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
敗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十二月
巳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
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
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龐師
古霍存下淇門衛縣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 是歲
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爲刺史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
戰皆捷至永定輜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

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
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荆
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
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
彥若商之子也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斬其
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目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
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
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
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詔

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頔安仁義屢敗退揚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濠將五百人屯溪西濠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 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

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

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

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汝能殺弘吾以汝爲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爲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爲平盧節度使師範和

謹好學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
敢當師範命容將扶持令坐於聽事自稱百姓王師
範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
孫不忘本也 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
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寃朝廷不
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 邢洺
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
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為神武統軍知建帥
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睦休
兵河上斬之傳首晉陽 夏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

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甲申赦天下 成都城中乏

食棄兒滿路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
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
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
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
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藉軍
民羸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
或斜斃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爲
懼吏民日窘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
備至内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

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請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癢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鬻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卽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劔門卽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鷄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造之鷄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旣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以武安節度使周

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

其兵於河上進圍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

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

也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

其將康晙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丙午立皇子祐

為德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晙降安

景思走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

吐谷渾部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

防禦使 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

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

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

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

克食行密將張訓李德成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

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

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 邢洺節度使

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

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

克其外城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

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

破寨拔行密出之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

輒敗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鄉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爲父子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次心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爲之耳壬寅敬瑄四門迎建建署其將張勅爲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乃謂將士曰吾與

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憂不富貴慎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張勅護之矣彼幸執而自我我猶得赦之若先斬而後白吾亦不能救也旣而士卒有犯令者勅執百餘人皆捶其胷而殺之積尸於市衆莫敢犯故時人謂勅爲張打胷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武怒曰司徒許我迭日爲節度使上馬何爲建密遣人刺殺之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

是軍事皆不由已以至於二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
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
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
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
皆禮而用之 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
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
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劔節度
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
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
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

節度使至吉相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
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
之李順節旣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
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
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
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縮刺殺之 加護國
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
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
張筠降于丁會 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
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建旣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

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
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居第近王
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徃省之或告復恭與
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
李順節裨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
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
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
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
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
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等其族自

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
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
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
假子也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
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
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
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 秦寧節度使朱瑾將萬
餘人攻單州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衆二千降於
朱全忠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
以知俊爲左右開道指揮使 辛未壽州將劉弘鄂

惡孫儒殘暴舉州降朱全忠 十二月乙酉沐將丁
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
騎走免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
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自上恐其作
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
順節於伏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
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
暮乃定百官表賀 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
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
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會助之 以顧彥

暉爲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
楊守厚囚道弼奪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
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
東川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
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守
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
之彥暉乃以疾辭初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均州
刺史馮行襲攻下之詔以行襲爲昭信防禦使治金
州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襲逆擊大破之 是
歲賜涇原軍號曰彰義增領渭武二州 福建觀察

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
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已爲留
後發兵拒潮

